

Peking Press
京報

蔡曉濱著

桂局將急轉開局

中國報人

蔡曉濱 著

中國報人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报人/蔡晓滨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133-0086-5

I. ①中… II. ①蔡…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5802号

中国报人

蔡晓滨 著

责任编辑: 李梓若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申秀燕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一版 201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086-5

定 价: 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代序）

迄今为止我只做过一种职业：办报。从“文革”期间到农村插队时办知青报，到回城后入报社，做记者，当编辑，几十年就这样一晃而过。

单一的职业履历有不少好处。你可以就这一领域里的诸多问题进行持久而深入的思考；你可以用自己长期的实践积累印证社会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种种巨大的进步和变迁；你可以在不经意之间收集到常人难以想象的丰富资料，为你职业领域里的杰出历史人物画下一幅幅生动而丰满的画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中国报人》，就是这众多“画像”的结集。我选择了十四位中国现代史上的职业报人来讲述和描摹。写作是故事性的，而不是纯理性的评判和分析。我相信，今天的人们在与历史先贤的沟通和神交中，最关心的莫过于：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坎坷，他们做过什么，他们成就了什么，他们在我们的记忆之窗上涂抹下了怎样的或五彩或浓淡的生命印记。

这十四个人物是中国职业报人的杰出代表，至少是星座般熠熠生辉的关键人物。我个人的写作是随意和无序的，哪一个人物最让我感慨，哪一个人物的资料准确充分，抑或说，哪一个人最难写、最具挑战性，我便先去研究他，分析他，描绘他。我清楚地记得，这十四个人当中，我最先完成的是穆青……

写完之后，在整理他们的政治态度、办报方略、历史演进和时代更替时，我不禁暗暗吃了一惊，一股巨大的悲凉怦然掠过我的心头：十四个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命运多舛，经历坎坷，他们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甚至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成就了他们的职业生涯的辉煌。

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直接倒在了军阀和特务们喷火的枪口之下；邹韬奋

以“七君子”之一的身份，蹲过国民政府的监狱，所办的刊物、报纸屡遭封门、查禁，为躲避特务的迫害，在胜利的曙光即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之际，化装出走，流离海外，颠沛无常，终生恶疾，英年早逝于战乱的上海；成舍我早年从张宗昌的枪口下侥幸逃脱，后来的办报主张，不见容于当局，汪精卫亲自下令封了他的报馆，成舍我竟然仍不低头：“他汪先生不能当一辈子行政院长，而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辗转入台后，国民党的戒严令禁止民间办报，成舍我郁郁寡欢，终了孤岛。

归属新中国的革命的进步报人，命运也充满了悲剧色彩，在极“左”路线下，许多人蒙受不白之冤。当年《大公报》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1952年正当壮年，便被迫离开了他挚爱的新闻事业，穿梭于多个闲职，空耗了十五年宝贵时光后，“文革”期间自杀于“五七”干校；解放前殚精竭虑办《观察》、解放后短暂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崇尚“文人论政”、“文章报国”，反右期间自然难逃罗网，“文革”高潮时期受不了精神折磨和肉体迫害，离家出走，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文汇报》的徐铸成，《新民报》的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南京人报》的张友鸾，都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打入另册，劳动改造；《大公报》的王芸生幸运地躲过了反右一劫，但是，让这个《大公报》的元老执笔，写为《大公报》抹黑、画丑的《大公报》史，那犹如在向王芸生被撕裂的伤口上撒盐……

难道职业报人真的是一个高危的行业吗？现实似乎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当我们景仰的先贤义无反顾地走上职业报人的荆棘之路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反复宣示着各自新闻救国的理念和宗旨。他们必须说，必须先说，必须反复说。这既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姿态，更是灾难来临时“立此存照”的泣血宣言。

有论者指出，当下的社会生活已进入“百度”时代，举凡人物生平、历史事

件、名词解释、历史掌故、社会运动等，都可以轻易在网上查询并获得准确答案。因而，本书所涉及的这些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报人，我是有意没有作为人物传记铺开陈述的。我注重的是他们的命运轨迹、时代遭际、风云变幻、历史转折时期的生命的印痕和行进的脚步。也许对某一位报人生卒年月、生平行止语焉不详，敬请读者见谅，因为我认为，这些基础的认知，“百度”可以告诉你。

邵飘萍在《京报》创刊的当日，亲自手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张挂于办公室的墙上。史量才的办报原则掷地有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你有百万军队，我有百万读者”。他认为，办报“非寻常业务，是庄严伟大公共之事业，需要抱大无畏之精神、抱大牺牲之决心”。林白水本一落拓不羁的文人，但他的名士做派却丝毫没有妨碍他《社会日报》的尖锐和泼辣，“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胡政之、张季鸾在新记《大公报》上，公开祭起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中立办报方针，要做民间真正舆论的代表。当然，他们首先做好的是“不望成功，准备失败”的心理预期的。成舍我感叹：“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但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真太幸运了，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过去凡是我们所反对的，几无一不彻底消灭。”王芸生的理想，是实现一代知识精英的文章报国之志。“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储安平寄厚望于《观察》，诚心实意地打造一个心平气和地表达各种意见的平台。徐铸成是在意气风发中将《文汇报》推向高峰的。国民党当局已经将它置于死地，上海解放的隆隆炮声是《文汇报》再次新生的礼赞。当然，徐铸成绝没有想到，迈上高峰的《文汇报》，之后便是急速的下坠……

“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马克思这样定义报刊的功能。任何高深的理论和定义，在经过丝丝入扣、沉重痛苦的逻辑思考之后，用笔书写在纸上，是相对容易的。

局外人不可能想象，在中国这个因袭了五千年封建专制思想的土壤里，要长出现代民主和自由之树，这种子是何等地难以入土、生根，发芽！这稚嫩的小树要顶开结板的土地，掀翻压在身上的石头，顽强地挺立，是多么艰难！

乔治·W·布什在美国总统的位置上待了八年，乏善可陈。就算是他自己最为得意的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也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然而，此君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忠诚拥护者和坚定实践者，这倒为他平庸的执政生涯涂上一抹亮丽的色彩。2008年年底，在小布什卸任之前，他在网络上向美国及全世界的网民讲过一段精彩的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四面插着五根栏杆：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很荣幸，也是很不幸，“新闻”是驯服现代统治者的五大绳索之一。风口浪尖，风光无限，同样也是风险无边。一会儿涌上浪峰，一会儿跌下波谷，便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青年学者林溪声、张耐冬披沙拣金，完成了中国早期报人邵飘萍的传记《邵飘萍与〈京报〉》。在这本书的卷首，他俩借题发挥，以抒胸臆，写了一篇长长的引言：《理想主义者的哀伤与宿命》。他们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抵都有一些普世情怀，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气质和道德准则，被认为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报业知识分子，作为与公众接触最多、为公共领域服务最为直接的群体，更能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那种以思想、学说、文章济世救国、劝民教民的特色。

这两位年轻的学者，一个是习新闻的，一个是学历史的，因而，他们的结论，便有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历史纵深感。林溪声、张耐冬指出，中国职业报人的多重身份，令他们既感荣幸，又备尝痛苦，“这些具有高度道德和理性精神的人们，

却注定要比常人忍受更多的煎熬，经历更多的苦难，付出更大的代价，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做一位仗义执言的‘无冕之王’，做一位良知灼然的‘社会公人’，以新闻警世，以新闻救国，以新闻记者终其身……这些豪情满怀的理想宣言早已成为历史的回声，然而那些为理想而殉难的中国新闻人却拥有了生如夏花般的绚烂，那段历史也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不断地引人追寻……”

其实，我们所有后来的新闻从业者，都是沿着先贤血染的路标前行的。我是故意用“新闻从业者”这个中性的、没有比较级的词汇的。我知道，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把“记者”、“编辑”作为稻粱谋的，是职业，是谋生的手段。在应付不得不写的奉命文章，在完成了这里车祸、那里命案的应景新闻之后，闲暇之际，夜深人静之时，我们拍着自己的胸口自问一句：我具备普世情怀的理想吗？我有“文章报国”的精神准备吗？“道义”是否在肩，“辣手”还能著文吗？一句话，我是一个真正的报人吗？

夤夜发问，当有所思。

蔡晓滨

2010年初夏于青岛浮山南麓

目 录

邵飘萍.....	001
----------	-----

邵飘萍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他似乎是为新闻而生，为新闻而活的。他把自己短短四十年的生命历程，送上了“新闻自由”的祭坛。

史量才.....	024
----------	-----

史量才不是要做政治秩序的颠覆者，而是要做政治权威的批评者和政治失范的整饬者。矛盾和困难的是，极权政治和它的领袖人物不需要他持守这样的姿态……

张季鸾.....	046
----------	-----

张季鸾留给中国新闻界的最大财富，是自由主义的报业理想，是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努力和实践。

胡政之.....	066
----------	-----

如果说“大公报”三个字无法从中国现代史上抹去的话，那么“胡政之”三个字，就应该与“大公报”共生共存，传诸后世。

林白水.....	092
----------	-----

一支健笔，刺社会丑恶百态，一纸风行，办大众喜爱媒体，享誉京城，名满天下。终于因笔起衅，因文招祸，被军阀忌恨、忌惮，饮弹天桥，暴尸郊外……

成舍我.....	106
----------	-----

成舍我一辈子刚正不阿，不事权贵，不愿拿原则做交易，不愿屈膝以讨巧。他顶撞、拂逆汪精卫、蒋介石父子的故事，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佳话。

王芸生.....	129
----------	-----

躲得过反右、逃不掉“文革”。十年浩劫当中，王芸生受到冲击，被罚去扫大街，冲厕所，随后便去了北京车公庄一隅的“斗私批修”学习班接受“劳动改造”。

徐铸成..... 148

他是一个真正的报人，一生除了新闻事业，再没从事过任何其他职业。还未走出大学校门就成为兼职记者，在新闻这个圈子里蹉跎、辗转、奋斗了一个甲子。

邹韬奋.....172

邹韬奋曾向朋友解释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不懈的奋。既要韬光养晦，又要奋斗不懈，其中的尺度极难把握。从这笔名当中，足可以看出邹韬奋一生中的艰难和矛盾。

陈铭德 邓季惺..... 190

陈铭德、邓季惺是一对半路夫妻。这样两个性格、脾气、禀性完全不同的四川人，却相扶相携，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坎坷历程，成就了一段夫妻报人的现代佳话，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

范长江.....210

从四十二岁赋闲到六十一岁去世，范长江最富经验、最有创造性的年龄，竟然是在冷漠、歧视、碌碌无为中度过的。

储安平..... 232

无论如何，储安平这个人最终是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命运似乎是一种宿命，人们只能在感叹声中怀念这位执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张友鸾..... 258

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张友鸾新闻界的老熟人、老朋友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他们知道，埋头于故纸堆好几年的张友鸾，又要畅快淋漓地说话了。

穆 青..... 278

穆青始终没有走出“宣传家”这个角色怪圈。他一辈子都坚信，新闻具有极大的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谁若说新闻作品只是一种客观、公正的事实的反映，穆青是断然想不通的。

后 记..... 298

邵飘萍

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邵飘萍都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另类”和“异数”。

学者张育仁称邵飘萍是走向涅槃之路的“异教徒”。他说，邵飘萍“从青年时代起即发誓：要创办独立的民间报刊，用舆论监督政府、干预政局，最终实现自己‘新闻救国’和营造自由主义理想田园的梦境”。

在不具备现代民主意识的专制中国，无论哪一种“救国论”——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新闻救国，统统是空中楼阁，绝无实现的可能。公民社会是走向现代化国家的肥沃土壤。根基不牢，大树难成。邵飘萍与所有的先贤一样，出师未捷身先死。后来之人，仅仅同情、扼腕是不够的。我们要厘清前辈们的足迹，昭彰他们的信念理想，承继他们的生命薪火。唯其如此，“邵飘萍”们的鲜血才不会白流。

邵飘萍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他似乎是为新闻而生，为新闻而活的。他把自己短短四十年的生命历程，送上了“新闻自由”的祭坛。

1886年10月11日，邵飘萍出生在浙江东阳大联乡紫溪村一个穷儒之家。

“紫溪”是人名。紫溪村原名黄毛塔。明嘉靖年间，邵氏家族的邵鹗出任了朝廷的监察御史，这是邵家从未有过的大官。邵鹗字紫溪，族人一经商议，便将村名黄毛塔更名为紫溪村，村外那条自北向南终年流水潺潺的蜿蜒小溪，也就理所当然地叫成了“紫溪”。

邵飘萍家算是书香门第。曾祖父“学窥渊海，蜚声泮沼”，耕读传家，仗义疏财，家里的钱物都资助了肯读书、求上进的邵氏子孙。邵飘萍的祖父没有考

取功名，年轻时在家乡租田而耕。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打下东阳时，他随天军南下福建，从此音讯全无，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邵飘萍出生不久，父亲邵桂林迫于生计，举家迁往金华谋生。邵桂林别无长技，只会教书。来金华后，还是重操旧业，设馆授徒，当起了私塾先生。三岁的邵飘萍出于好奇，时常到父亲的塾馆玩耍。邵桂林发现，邵飘萍记忆力非凡，学过的东西过目不忘，甚至比那些上学的大孩子还记得牢固。邵桂林欣喜不已，决心要把这个儿子培养成才，将来出人头地，光耀门庭。于是，刚刚五岁的邵飘萍便正式进了父亲的私塾读书，每日读书背书，研习书法，学业和技艺大有长进，很快便声名在外了。

一日，光绪皇帝的表叔、金华知府继良得知年幼的邵飘萍乖巧机灵、才思敏捷，便差人将他叫进府中。继良拿起一个有缺口的铜钱要他打谜。邵飘萍毫无怯态，随口应答：“不成方圆。”继良大喜，称他“奇才”。

1899年，老少童生齐集金华应考秀才，十三岁的邵飘萍也跃跃欲试。开考之日，试院的大门两旁多了一副对联，邵飘萍仰头观看，随口评点起对联书法的优劣高下。恰好主考官途经这里，听到邵飘萍出口不凡，戏之曰：“小少年，蓝布衫拖地。”邵飘萍听罢，立即对答：“大官人，红顶帽朝天。”主考惊讶万分，记住了这个翩翩少年。发榜之日，邵飘萍果然高中，成绩列金华府属八县之首。主考官内心欢喜，又怕他年少气傲，自此懈怠，便有意将他圈至第十名。十三岁考了个第十名，这在金华和东阳也一时传为美谈。

进入20世纪，西风东渐，变法、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有识之士的先行者们，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逐渐介绍到了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意识在学子当中相当流行。年少好学的邵飘萍敏锐地感觉到，读经已无出路，科举已走向腐朽。在中了秀才之后，他便拒绝赴举，改学当代自然科学。

1903年，十七岁的邵飘萍进入了设在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这是一所新式学堂，教授的课程既有中国古文，也有声光电化等现代科学知识。两年后的1905年，在国内改革的巨大压力下，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这足见邵飘萍当初选择的正确。

1908年，邵飘萍中学毕业后，考入了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攻读师范科。同窗有邵元冲、陈布雷、张任天等。高等学堂设于浙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杭州，毗邻上海，风气较为开放。学校师资上乘，学风自由，邵

飘萍如鱼得水，乐学上进。同学陈训恩长了一个圆圆的娃娃脸，酷似面包，英文面包是“bread”，译为“布雷”，邵飘萍便以“布雷”称之。后来，“陈布雷”三字越叫越响，甚至取代了他的真名陈训恩。多少年后，陈布雷成了蒋介石的文胆、国民政府第一文章高手。

1908年春天，浙江省的公立、私立各校在梅登高桥体育场举行联合运动会，这实际上是杭州各校的一次体育大联欢。邵飘萍与同学张任天、陈布雷，在美术老师包蝶仙的指导下，办了个《一日报》。因运动会只开一天，他们便取了这样一个报名。三人做了分工，陈布雷为编辑，张任天和邵飘萍为访员（记者）。《一日报》为蜡版油印，十六开大小，一天之内出了二十余期，每期印一百二十多份，分送体育场内的各校师生，很受大家的欢迎。这也是邵飘萍最早的新闻实践活动。

1909年夏天，邵飘萍从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大学毕业了。金华中学堂学监余敏时欣赏他的才华，立即聘他为中学堂教员，并给他分派了国文、历史等重要课程。同年秋天，邵飘萍由父母做主，迎娶了结发妻子沈小仍。沈小仍是旧中国的传统女性，小脚，没有文化，邵飘萍在感情和精神上无法与她沟通和交流，但他们却能相敬如宾，平静过活。邵飘萍一生的五个孩子（三女二男），都是沈小仍所生。不久后，邵飘萍结识了金华的漂亮姑娘汤修慧，汤家开了个照相馆，小本经营，借以维生。汤修慧聪明灵秀，但读书不多。邵飘萍说服汤家，自己出资送汤修慧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汤上学期间，二人鸿雁传书，日渐生情，1912年结为连理。多年后，邵飘萍主办《京报》时，又娶报馆女职员祝文秀为妻。一夫而三妻，这既是那个时代的风俗，也是旧中国知识分子倜傥不羁的象征。邵飘萍只是随了大流而已。

辛亥革命之后，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在这大变革、大动荡时代，邵飘萍那颗鼓荡的年轻之心，耐不住三尺讲台的寂寞了。他渴望着“以言论政”、“文章报国”，从事他向往已久的新闻事业，在世事大变迁中建功立业。

怀揣着殷殷的新闻梦想，邵飘萍来到杭州拜访杭辛斋。杭辛斋是个老报人，同盟会会员，早年参与创办过《杭州白话报》。杭州光复后，革命党急于办张报纸，宣传主张。邵飘萍此刻投到门下，正中杭辛斋下怀。他们立马以《杭州白话报》人员为班底，着手创办了《汉民日报》，二十五岁的邵飘萍临急受命，责无旁贷地担任了《汉民日报》的主笔。

报纸的要义在旗帜鲜明。邵飘萍全力支持革命，支持共和，“亟亟希望中华民国之完全成立”。对于所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势力和人物，邵飘萍洞若观火，毫不留情地予以痛斥。袁世凯支使冯国璋疯狂向革命军反扑，攻克了汉口，纵火焚烧街市。邵飘萍在《汉民日报》上撰写评论，猛烈抨击：

冯国璋以奴隶之性，贪残之心，焚掠汉阳，惨杀同胞无算。

呜呼！此非人道主义之毒蛇猛兽，人人得而诛之者乎？乃袁世凯内阁方以其能涂炭生灵，赏给二等男爵，然则袁贼之居心可知矣。

粉冯之骨，碎冯之身，为汉阳人民吐冤气。褫袁之魄，斩袁之头，为中华民国定大局。

呜呼，男儿勉乎哉！

邵飘萍高举反对袁世凯，拥护新共和的旗帜，在《汉民日报》口诛笔伐，煞是热闹。这可惹恼了这个“独夫民贼”，对邵飘萍的迫害随之而来。一天深夜，一群流氓潜入《汉民日报》报馆纵火，企图烧死邵飘萍，幸被印刷工人及时发现扑灭。还有一次，流氓故意寻衅滋事，把邵飘萍的眼镜撞落在地，想惹恼邵飘萍与之动手。机智的邵飘萍看出了他们的用意，捡起摔碎了的眼镜抽身离去。最危险的一次是邵飘萍坐轿子去编辑部，遇上两名刺客。坐在轿中的邵飘萍察觉到情况有异，便佯装自言自语，说邵振青啊邵振青（邵飘萍字振青），你可真该死！刺客听到轿内人在骂邵飘萍，一时没了主意，未敢贸然下手，邵飘萍才又一次化险为夷。

1913年8月10日，袁世凯授意浙江当局以“扰乱治安罪”查封了《汉民日报》，逮捕了邵飘萍。“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反而愈加坚定了邵飘萍投身新闻事业、倡导言论自由的一腔激情。出狱那天，听罢狱吏“今后要安分守己”的无聊训话后，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个大纸包，将自己在狱中闲来无事捉的上百只臭虫洒在案桌上，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割据军阀毕竟大权在握，利刃在手，整死一个文弱报人易如反掌。为性命安全之计，邵飘萍在友人的帮助下，于1914年春天来到东京，入政法大学，一边习日文、学知识，一边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政治局势。

1915年1月，在袁世凯孤注一掷，加紧称帝的倒行逆施之中，日本人以为等来了最佳时机，他们以支持袁世凯登基为交换条件，逼迫中国接受他们提出的五大项共二十一条的《对支那政策文件》。

“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号关于山东问题四条：日本拟向德国协定取得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力利益；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中国从速自动开放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等。

第二号关于日本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的七条：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99年；日本臣民可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地区任意居住往来，并经营工商业各项生意；可获得该地区的开矿权等。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二条：俟将来机会相当，将该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所有属于该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共七条：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所有在中国内地设立的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须将必要地方的警察作为中日合办等。

一向亲日的曹汝霖也不无忧虑地说：“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

袁世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是太想登上皇帝宝座，实现他在清廷时敢想而不敢做的“袁氏”天下的梦想；另一方面，他又确实不敢轻易应允这“二十一条”，做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就这样在“私欲”与“公利”之间挣扎着、煎熬着……袁世凯毕竟老奸巨猾，他突然想到利用其他列强制约日本，因为“二十一条”一旦签署，日本便成了独霸中国的惟一系列，其他国家在华利益便荡然无存。袁世凯违背了与日本的保密承诺，将“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给了其他国家。

2月，邵飘萍从外电报道中了解到中日正在进行“二十一条”秘密谈判时，立即把这一消息传回了国内。紧接着，他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抗议活动，并撰写了《留东我国民之空前大会》等新闻，发给国内的《时报》等报刊发表。

袁世凯登基在即，邵飘萍义愤填膺，他提笔撰文，痛斥这种明目张胆的倒退行径。也许是人在海外的缘故，邵飘萍将袁世凯骂了个痛快：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

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

但二月云云，尚须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谏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于是，袁世凯对邵飘萍恨之入骨，恨不能抓住他将其碎尸万段。邵飘萍则以无畏斗士的姿态，站在了反袁斗争的最前列。他甚至比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态度更坚决、更彻底。邵飘萍早已看透了袁世凯的封建本质，毫不犹豫地认为，袁世凯绝不会把中国引向民主共和之路。邵飘萍于1916年2月29日至3月2日，在《时事新报》上连载了五千多字的长文《吾民不得不去袁氏之理由》，从内政、外交、法律诸多方面，对袁氏不可当国，做了精辟论述。

正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袁世凯在国内外的一片唾骂声中，不得不废帝制，退皇位，并在6月6日忧怒而死，一命呜呼了。邵飘萍的“预吊”果然应验了。真是“神奇”得不得了！

袁世凯西逝，邵飘萍东来。学习兼避难两年后，邵飘萍从东京回到上海。

《申报》社长史量才久闻邵飘萍的大名，用优厚的条件聘他为《申报》驻京特派员。自此，《申报》的北京报道立见起色，而邵飘萍也开始了他新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

邵飘萍从业热情高涨，新闻神经紧绷，加上他为人乖巧，八面玲珑，在他派驻北京的那几年当中，挖掘、报道了许多重大独家新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美国力劝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阵线。力主继续保持中立立场的大总统黎元洪坚决反对参战，与总理段祺瑞公开闹翻。狡猾的段祺瑞扔下辞呈，撂挑子不干了，跑回天津当起了寓公。其实这

是段祺瑞以退为进的阴险一着。果然，黎元洪根本指挥不动以皖系军阀为班底的政府部门，他只好派副总统冯国璋做说客，赴天津将段祺瑞请了回来。这“府院之争”的第一个回合，以段祺瑞获胜而结束。

挣足了面子的段祺瑞乘专列回到北京时，已是3月6日的深夜了。邵飘萍一千记者闻讯去火车站守候，都想在第一时间采访到段祺瑞，可段祺瑞提前下车，躲开了记者，悄悄回家了。各报记者见时间已晚，采访无望，纷纷打道回府了。邵飘萍分析，以段祺瑞的性格，势压总统，得胜回家，必定颐指气使，得意洋洋，极有可能愿意接受记者采访，一抒胸臆。想到这里，邵飘萍立即乘上汽车直奔府学胡同段祺瑞官邸。

段祺瑞果然心情极佳，极愿接受记者采访。他不顾舟车劳顿，时已半夜，从以往的争端到今后的打算，滔滔不绝地与邵飘萍谈了三个小时，直到凌晨三时才意犹未尽地停下来。走出段府，邵飘萍知道，《申报》是赶不上了，可这样重大的独家新闻，不抢发出去又实在可惜。此时，邵飘萍正替章士钊主持《甲寅》周刊，而今夜正是《甲寅》付印之时。邵飘萍直接赶到印刷所，将这期《甲寅》的要闻撤下，补上与段祺瑞的谈话内容。他一边写，工人便一边拣字排版。天亮后《甲寅》周刊上街售卖，不到半天便被读者抢购一空。

几个月后，“府院之争”的第二个回合爆发了。黎元洪控制的国会否决了参战案，段祺瑞暗中操纵要解散国会，黎元洪一不做二不休，免掉了段祺瑞的总理之职。段祺瑞又躲回了天津。黎大总统拉不下脸面再去求他，便死撑硬挨。此时，辫帅张勋跳了出来，他主动要求进京调停，带着他的辫子军浩浩北上。张勋是怀着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进京的。6月30日夜，他换上清廷朝服和顶戴花翎，闯进紫禁城，拽起睡梦中的溥仪小皇帝复辟了。这真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大敌当前，黎、段还算识大体、明大义，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复辟。张勋拒不下台、拒不交权。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整军，进京讨逆。邵飘萍在京城每天忙于采访，将最新消息发往上海，载于《申报》。这一天，被张勋辫子军控制的电报局，禁止记者向外地发送北京时局和战况。邵飘萍无奈，便下决心赶往天津发报。当他走到丰台附近时，突然陷入了段、张两军的交战地带，一时枪声大作，硝烟四起，邵飘萍险些就丢了性命。事后，邵飘萍回忆说：“至今思之，犹为心悸。若果死，则责任生命我不得不死也。”为了他挚爱的新闻事业，他几乎成了宿命论者了。